

铁米筛井涌甘泉

■集雅轩

百米,就可到达铁米筛井。通井道路古香古色,远观可见山上双塔矗立,北山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桂花飘香,冬天极目处层林尽染,倒成了黄城的一道亮丽风景。

铁米筛井的由来有一个传说,宋代期间,有一位九峰寺高僧,半夜打坐时听到神仙对他说:紫云峰头产芝芝,岩下堂下出个池,万古不断铁米筛。第二天清晨,僧人来到铁米筛井位置,果然见到泉水从山麓涌出,高达二三丈,于是凿地砌石成井。传说不足为信,但说明了当时县城老百姓对甘冽井水的渴望。

根据黄岩旧志记载:黄岩县城毗邻永宁江,永宁江经常海水倒灌,潮汐日夜冲刷,整个城市的水井饮水都带有咸味、卤味,而且涩感很重。

宋代有个僧人,名叫净真,他牵头负责在县城东面的方山脚下开凿了一口水井,在水井深处造了一个四方铁窗,用来阻挡砂石,井因此而得名铁米筛井。水井位于九峰寺的西边,水源来自九峰山,泉水蜿蜒而来,从地底下注入古井。铁米筛井的井水非常甘甜可口,清冽可见倒影。即使天逢大旱,井水也不会枯竭。

南宋庆元年间,知县常浚在铁米筛井的上方,

建筑了一座凉亭,上题“不竭”二字。另外,在这口古井旁边一丈二尺深的地方,地下疏浚铺设暗管石沟,总长达五百丈的长度,引井水到梯云坊(草巷)里。同时,在黄岩县城分别新凿了水井28口,分布在各个区块,惠及县城各地百姓。

根据《旧志仙释》记载,净真,应氏的儿子,离开家来到寺庙当僧人,严格遵守佛门戒律,宅心仁厚。用石头铺设石沟五六里,引铁米筛井水到城里的惠泉井。元代黄岩名士,诗人潘士骥写下了《铁米筛井》诗:谁凿云根泄精气,金明泉眼罗经纬。年来邑改泉不知,冷冽犹涵太古味。地卤半滴难沾唇,汲要虽远无晨昏。如何水晶失收拾,满城酿作黄山春。

从此,九峰铁米筛井的井水成了黄城饮用水的重要源头。由于年代久远,在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水井和地下的水沟淤塞严重,进行了一次修理疏浚。清代康熙五十六年、乾隆二十九年,黄岩知县对铁米筛井水源保护更加重视,井旁专门砌筑了通井道路,进一步疏浚水井、对水井砌筑并覆盖井栏。

后来,井边的亭上挂有篆书匾额“甘泉亭”,古朴灵动。铁米筛井、甘泉亭现在成了九峰公园景区的一处风景点,既可休憩,又可提水。写到这里,我蓦然想起一句诗:泉眼无声惜细流。

词韵
诗风

幽深天谷

(外一首)

■李建军

再深一些
就看不见天空了
下一千场雨
才能创造这么猛烈的瀑布
就像新资本定律
在流动与冲撞中产生
层林在播放一部连续剧
不断变幻着绚丽的画卷
这幽谷深处布满着——
群鸟飞临之前的宁静
仿佛意犹未尽,卷土重来的落日
峰峦是受囚禁的头颅
一飞翔就具有火炬的意义
指点脚下的河流
让山谷开拓得越来越开阔
像一把巨斧的反光
容得下风暴、漩涡、琴弦……
容得下天下的江海洪波

鸟名

在晨练的山路上
我看见一只不知名的鸟
歪歪头,拍拍翅膀
它在思考下一餐的问题吗

在厨房的窗口外
又看见它的身影
溶化在夕阳的光色中
暖风起,玫瑰坠落
翘首盼望晚巢里另一个倩影

在打工者的厂房前
它和机器一起鸣唱
声音里——
有泣血的烟囱
有骨头的碎裂声……

年少时,看它
是黝黑森林间的一只萤火虫
中年时代,它
像云雾深处的一柱石
暮年了,我把它
当天空上的一只羽毛球
真想与时间打一场没有结局的比赛

该怎么为它命名呢

九峰提山水,成为当下许多市民到九峰晨练养生的一种方式。其实,更多的人是专门去九峰打山水回家饮用。环山道上的龙口舌、九峰溪上游的石板仓等处,山水上乘,但是由于山路崎岖,交通不便,它们的人气比不上山脚名声在外的铁米筛井。

在我的印象里,以前有许多手拉车的卖山水人,弓着背拉一车装满山水的塑料桶,还有一个铁皮提水桶挂在手拉车臂上,一路晃荡着,在黄岩城的各个街巷叫卖:“山水买伐?刚从铁米筛井打来的山水,又香又甜……”读初中时,暑假、周末,我都住柔桥姑妈家,姑父经常买上一桶山水倒入家中的水缸里,用来泡茶喝。用这山水泡的茶,的确比自来水泡的好喝,于是每次听到卖山水的吆喝声,我觉得格外亲切。

十几年前,父母和我一起住到九峰公园旁的方山脚下后,去铁米筛井提山水成了他们的生活内容之一。用两个小塑料桶每只手提十斤山水回家,泡茶喝上几口,格外香甜。近年来,我喜欢上了品茶,特意备了茶桌、茶具,开始在品读、书画写作之余,玩些茶道。对于泡茶的泉水要求更高了,于是到九峰提山水也成了我的爱好之一。

从九峰公园北大门南面小径,沿着院墙纵深几



稻花香里(摄影)

喻跃翔



品牌版面

第三百九十七期

且诗
且吟

看你千遍,万遍

(外二首)

■叶廷玉

看你千遍,万遍,
千遍,万遍,将
岁月看瘦
把一生看完
(你的音容笑貌
如一条条春蚕,在
我的心中吐丝,作茧)

待到那个时候
你与我,都只能拄着拐杖
在门里门外徘徊……
头上,白色的篝火
燃不尽的孤独、寂寞
和思念……
我就从心中抽出一根根丝
在即将枯死的生命的树上
绣出一朵朵云锦杜鹃

静夜

夜,闪光的铜锣
在空中敲响,清亮的
锣声:一地薄薄的霜

泉,一动不动地
蹲在虬枝上,眼睛
闪烁着莹绿的光焰
如一块燃烧的煤!

我思念的那只兔子
也许已经不在
(那只被我从利爪下救出的兔子)
但我看见另一只毛色不同的
兔子,悄悄地离开家园……

一台余温未退的推土机
在墙外歇着,爬满夜交藤的
墙上的大窟窿,在锣声中
诉说百年伤痛……

荒漠残照

搏击长空的,是
成吉思汗射落的大雕
的第几代子孙?
骆驼刺上,挑着一滴水

黄蛇,扭曲着身子前进
如龙的缩影
沙中,几根白骨
伸出脖子——

野骆驼昂起头
朝着那滴血、口中
喷出一阵阵
沙……

季节
深处

秋来项忞,柿子有多红?

■张广星

现在正是刘禹锡所说的“稻熟鱼肥柿子黄”的金秋时节,各地的柿子正在转青为黄,早熟的可能已转黄为红了。像天台的雷峰乡,已经迫不及待地办起了今年的红柿节。可惜我们这里离雷峰乡太远了点,有兴趣结伴去的人几乎没有,我只能北眺天台雷峰乡而想象它满山满坡的柿子红。

突然在微信朋友圈里传出一则消息,说黄岩江口街道的项忞村,也将举办柿文化节。这让我们心头一惊的同时,更心头一喜。一喜,乃项忞村离得近,开车到那儿十五分钟就足够了,等于是家门口。而惊,是因为我们不仅不知道江口有这样一村,更不知道这个村的柿子历史悠久。

江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它之有名,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果型最大的东魁杨梅的始祖地,同时也是著名的枇杷产地,它的“矮密早丰”蜜橘也曾名扬海内外。现在突然蹦出来一个柿子,着实让人惊喜。

古元先生是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他等不到江口柿文化节举办的日子,立马就要去看看项忞的柿子到底怎么样。我们在几个村庄弯弯绕绕,幸而他曾在江口工作过,很快就在一处山麓找到了项忞村。其实,还没有进

村的时候,柿子们先展开了一个个小笑脸儿在村道边迎接我们了。

这真可以说是项忞村特有的景观。在别的村庄,我也曾见到过有高高的、在晚风中飘摇的柿子树,但都是偶尔见到一两株,不像项忞村,不仅在门前屋后、村前村后种有柿子,村前的山地上也杂种着很多柿子树。看来这些柿子树都有相当年份了,据村民说,百年以上的柿子树就有很多。看它们长得那么高大粗壮,树枝干上长满了寄生植物,就可以想到它们历经沧桑。

这些柿子树并不是统一组织种植的,所以村里并没有太成片的柿树林,而是这里一棵那里一棵,长得比较分散。山坡地上,与柿子树一起生长的,就有橘子树、枇杷树和杨梅树。可能有些人会有些失望,但这些果树都让我们感到很亲切。再说,你要在一个村里找到那么多的柿子树,恐怕也是很难的。

这些柿子树现在都普遍处于被遗弃的野生状态。前些年,在柿子采收的时节,还会有村民载着他的红果子,来到市区的街巷小区里叫卖,一听到柿子叫卖声,总会涌出不少居民,要挑最成熟、品相也最好看的柿子吃。有的村民把柿子加工成柿饼,这是过年时城乡小朋友最爱吃的美

食,很多食品店里也都有卖。近些年,有人说吃柿子容易积食,对胃不利,而且本身也没有什么营养,很多城市居民可能会到山村欣赏秋深柿子红的风景,但很少买柿子吃了。这也影响到了种柿子树的村民,既然买的人少,他们也就懒得去采了。而他自己,也怕了,吃得少了。

这两年的秋天休息日,我经常在山里走,看到了柿子树头挂果累累,已经很成熟了,也没有人来采,这样就便宜了鸟雀。这些过于成熟的柿子果,都成了鸟儿们的美食。鸟儿们放开了肚皮吃,还是吃不完,很多柿子果只能自己迎风而落了。

我们在项忞村一棵柿子树下偶遇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这是位壮实精明的中年人,举办柿子节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对本村那么多柿子树充满了信心。在天台举办柿子节的时候,他也专程去考察过,看到柿子节能吸引来这么多游人,村庄的知名度一下子提高了,他更坚定了自己村举办柿子节的决心。他说,如果今年办柿子节一炮打响了,他还要发挥村里果树种类多的优势,走农旅结合的路子。

我们祝福项忞可以如这金秋一样,硕果累累。